

从《白鹿原》透视关中地域性语言的魅力

蒋 维

陆军边海防学院基础部文史教研室

摘 要: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 陕西籍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无疑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白鹿原》以鲜明的关中地方特色和厚重的历史叙事, 牢牢地锁定着读者的目光。作为一部地域文化的活字典, 小说中不仅有着关中地区最常见的方言、土话、俗语和人物称呼, 也有着体现浓郁地域色彩的特殊语法现象和细节描写。这些充满原汁原味的关中地区地域性语言, 更是有着深刻的研究价值。因此, 从方言民俗学的角度入手, 分析《白鹿原》中所展现的独特的地域性语言, 并且从多方面探讨其成因, 这不仅对方言的魅力是一次充分发掘, 同时对指导当代乡土文学的创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白鹿原》; 地域性语言; 方言魅力

From the charm of regional language in Guanzhong

Jiang Wei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the Basi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Border and Coastal Defense College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white Deer Plain written by Shaanxi native writer Chen Zhongshi is undoubtedly an insurmountable peak. White Deer Plain, with its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Guanzhong and its profound historical narrative, firmly locks the eyes of readers. As a walking dictionary of regional culture, the novel not only has the most common dialects, vernacular, proverbs and characters in Guanzhong area, but also has special grammatical phenomena and detailed descriptions that reflect the strong regional color. These regional languages of Guanzhong region, full of original flavor have profound research value.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 folklor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unique regional language shown in White Deer Plain and discusses its causes from many aspects, which is not only fully exploring the charm of dialect, but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uide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local literature.

Key words: "White Deer Plain"; regional language; dialect charm

地域色彩鲜明的文学作品, 往往是以某一地域所产生的地域文化为精神食粮的作家们创作的结晶,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家对作品语言及风格的选择。陈忠实用他的笔, 加之精心构思, 从多个角度用多种方式选择最适合的关中地域性语言, 不仅增加了作品的趣味, 也增强了作品的语言感染力和表现力, 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关中地区独有的风土人情画卷。具体而言, 《白鹿原》中对地域性语言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一、关中地区方言和土话

啞 (die): “啞”是古汉语词, 《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从口至声, 大笑也。”“啞”是陕西关中地区的方言土音, 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吃”, 但更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从字面意思看, 吃至极致即为啞, 其基本特征是狼吐虎咽, 大碗盛食, 吃出快乐, 吃出气氛。一般来讲, “啞”字目前也只在陕西一带方言中使用, 这是关中人长期形成的进食方式, 其基本条件有三: 一是身体要好, 食量要大; 二是长时间透支体力劳动后; 三是饭菜可口且盛食容器要大。除此之外, 啞时并不需要坐着, 标准姿势是蹲着, 其次是站着, 个人在吃的时候还要通过动作、声音传达出粗犷、豪爽、厚重的秦人之风。如第十三章中黑娃骂十兄弟中的一位说: “仁月的受训白学了革命道理, 不要钱的肉菜蒸模白哩了。”第十八章中, 田小娥要给白孝

文做臊子面, 白孝文说: “臊子面香着哩, 等一会儿再啞。我已经啞饱了”你也先啞个摸压压饥。”再如第三十一章中, 白赵氏对兔娃说: “干重活就得啞饱啊兔娃。”

编 (pian): 《说文解字》的解释是: “便巧言也, 从言扁声。”意思就是很会说话, 巧言善辩, 关中话中现通常是指闲暇非正式场合的闲谈、聊天, 尤其是完全的信口开河、东拉西扯。不需要固定场所, 无论是田间地头、街道角落, 还是在家庭院落均可进行, 也不需要什么条件, 站着、蹲着、坐着都可以, 这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偏闲话之间的高兴劲儿, 这也是陕西人毫无机心而又憨厚直率性格的真实体现。”第十五章中, 鹿子霖在去找田小娥之前, 鹿子霖痛痛快快哇了一顿喝了一通, 编了个尽兴, 夜深人静时分呼吸着麦苗青草的清新气息, 浑身轻松地从小东边的慢坡道上下下来, 溜进小娥独居的窑院。一个“编”字将人物当时的心境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让读者们似乎一下子就看为了作为乡约的鹿子霖那一脸掩饰不住的得意。再如第二十六章中描述瘟疫过后白鹿原上的情景: “村巷里的柴火堆子跟前再不复现往年寒冬腊月聚伙晒暖编闲传的情景了。”可见, 对于关中人民来说, “编”早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正因为如此, 这才是最能折射出关中人民的日常生活。

除了“啵”和“谝”这两个最具特色的方言词之外,《白鹿原》中还运用了许多其他独具特色的方言词和土话,例如:“燎”在陕西方言中表示好,这也是古字,后引用为美好、畅快,常搭配燎得很、燎咋咧、燎得太太,随着搭配词所表现程度的加深,其所表达的感情也逐渐加强。例如如第十章中白孝文第一次跟新媳妇同房之后说:“这样好这么燎的事,你前三天为啥不早说哩?”再如“哪达”,意思是说哪儿,第六章中朱先生要出去躲张总督时,朱白氏问他:“你到哪达去?不是说不去吗?”又如“麻达”,意思是指问题或者麻烦,比如第八章中,鹿子霖想要给白嘉轩做媒时说:“我向冷大哥自荐想从中撮合,八字也都掐了,没麻达,就看你老哥的意思了。”还有“试火”,意思是试验或者比试,第四章中白嘉轩第一次卖鸦片给康掌柜,康掌柜告诉白嘉轩炼制鸦片中的不足时,白嘉轩说这是头回试火,下回肯定就会弄得好些。这些都是关中地区人民最朴实的日常用语,生动活泼,有着极强的表现力。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日常口语之外,《白鹿原》中也不乏关中地区衣食住行、人物称谓等方面独有的词汇。饮食方面,如:臊子面、锅盔、罐罐蒸馍、牛羊肉泡馍、荞麦面、苞谷馍、恰砣面等;服饰方面,如:布衫、长衫、短袖衫、半截裤、夹衣、棉袄、棉裤、长袍、对襟、裹肚儿、套裤、大裆折腰裤等;居住方面,窑洞、窑恼、锅台、上房气、厅房、门房、厦房、三合头等词在书中屡见不鲜;交通方面,牛车、马车、大轴轱车、独轮子、蚂蚌车、搭链等这些都是关中地区颇具地域特色的词汇。人物称呼方面,有财东娃、碎崽娃、鼻嘴娃、赖娃、勺勺客、轱辘子客、碗客、麦客、乡党、阿大、婆姨等。正因为有了它们,才使得《白鹿原》处处洋溢着关中味、秦之声,声声入耳。如果缺少了它们,《白鹿原》的语言定会黯然失色,更不用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

二、特殊语法现象及语气词

词语重叠:在关中的地域性语言中,词语重叠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这是其他地区地域性语言所不具备的。词语重叠主要是指以相同的字词组成的新词,可以起到突出强调和加强语气的修辞作用,主要分为 ABB 式、AAB 式以及 AABB 式。如第十一章中,黑娃交了粮回来之后,田小娥对他说:“你这几天甬出门了,我心里咋就慌慌的怕怕。”这里“慌慌的怕怕”是两次重叠,主要是起强调的作用,意思就是极为心慌害怕。又如第二十一章中,小翠在做饭时对芒儿说:“我的腰围带儿开来咧,芒儿哥你给检一下,我的手水稀稀的。”这里是形象化的表达,主要是小翠在强调手上都是水,没办法系腰围带儿。再如第二十三章中,兆鹏在白灵面前哭泣时,白灵说:“我讨厌男人哭哭咧咧的样子。”这里也是两个重叠,形象说明哭的样子,也是起到强调的作用。除此之外,小说中所用到的叠词还有:亲蛋蛋、慌慌鬼、病病灾灾、沟沟岔岔、啥啥、样样等,都是将人物所要表达的感情加以强调和丰富。

词缀的运用:对于关中方言来说,大多数的词缀运用是后缀,最常见的则是“儿”和“子”。“儿”字跟在词语的后面,虽然没有

改变原来词的理性意义,但却具有附加意义。因为“儿”字本身就给人一种顺滑的感觉,用在名词之后,更能表达出一种亲切可爱的感情色彩。如《白鹿原》中所用到的“被角儿”、“烟丝儿”、“火苗儿”、“薄茧儿”、“豌豆粒儿”、“麦粒儿”、“犁把儿”等。并且在关中话中,“儿”字常常跟在一些单音节词重叠成 AA 式的词语后面,来表示一种强调或者比较的意味,这在其他地区都是非常少见的。对此小说中也有不少的体现,如:书书儿、样样儿、啥啥儿、调调儿等。

除此之外,关中方言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子化现象。相对于“儿”字作为后缀的软滑顺滑感觉来说,“子”则给人以硬朗厚实的感觉,再配合上高亢激昂的腔调,顿时便让人体会到关中地域性语言如秦腔般的激越豪壮。最明显的则是第二十三章中白灵跟秘书的对话中,白灵说:“杂牌子军队没规矩,那可是个冷恐子。他说谁要是在我身上打注意,他就跟他拼个血罐子。”连续三个“子”作为后缀,语音语调顿时显得协调顺畅,给人一种音乐感,鹿兆海对白灵那种深刻的爱以及强烈的占有欲也在白灵这一席话中一览无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鹿兆海刚强耿直的个性。《白鹿原》中也多次运用“子”作为词缀,如:包谷秆子、脑瓜子、贼娃子、脸蛋子、模婆子、百灵子、粘浆子、患娃子等,这些都是关中地域性语言最真实的体现,生动地将关中人民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仿佛是在演奏一曲苍凉古朴的秦腔,人世的沧海桑田、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特殊的语气词:语气词是放在句子里表示一定语气的虚词,一般出现在句末,如呢、吧、啊、吗等。每个地区的地域性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气助词,如在粤方言中多用嘍、慨、磋、哮等,而湘方言中则常用吵、咯、呐等。至于关中地区,最常用的则是哩、咧、咯、哎等。这些语气词在小说人物语言中比比皆是,对于人物形象的艺术塑造和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化,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语言不仅是作家刻画人物、抒发情感、揭示文化内涵的有力表达工具和手段,同时也是文学的精髓。但是随着近些年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和普及,当代文学作品语言愈来愈趋向典范的白话文,于是乎地域性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身影已经越来越少了。不可否认的是,想要表现一个地方的生活、人物和风土人情,就必须展示出这个地方独有的色彩,而这对于规范的白话文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老舍小说中的北京味儿,贾平凹作品中的商州色彩,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风情……地域性语言的魅力在于不仅能够保留地域文化的特色,而且能够反映出丰富的社会历史风貌。在这一点上,《白鹿原》的语言风格无疑具有着超前的意义,是非常值得当代文坛借鉴的。

参考文献:

- [1]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 [2]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J].《当代作家评论》,1993(2).
- [3]程瑛.关中方言大词典[M].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